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八回 王經紀糊塗薦師長 侯教讀偷惰縱學徒

話說譚紹聞、婁樸出的學院，一時滿城轟傳，譚、婁兩鄉紳的兒子，都是十二歲就進了學，一對小秀才，好不喜人。這話早傳到王春宇耳朵裡，慌忙換了新衣服，騎上驢子，來與姐姐賀喜。一徑走進衙門，蔡湘接了牲口，直從後門進來。到樓下，見王氏道：「姐姐恭喜，外甥進學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不說罷。那裡來了這一號學院，做啥大官哩。自己說背了孩子們書，就送個秀才，端福兒與他背會了好幾部書，他又說年紀太小，只給了孩子幾部書，叫與他讀。下年誰還叫孩子去哩。也不知那一家有錢的，把福兒秀才擠了，卻沒說，說孩子小。」王春宇道：「甘羅十二為宰相，有智也不在年高。這做大官的，還如此說白話。無怪乎今日生意難做，動不動都是些白話。」王氏道：「他舅呀，你也識字，明日也去考去。就背不會書，你說你的年紀大，做的秀才。」春宇笑道：「學院若許這樣說，城裡許多七、八十歲的人，也輪不著我。」王氏也笑了。又問道：「隆吉病好了？」春宇道：「好些，還不壯實。」王氏道：「他不病些，一定也要叫去的。」春宇道：「他如何能哩，他比端福兒少讀好些書哩。我也不是有體面的老子。可說哩，外甥那裡去了？這一會不見他？」王氏道：「我怕他氣的慌，叫他外邊街上游散去了。」春宇道：「姐夫甚不喜小學生街上走動，為啥叫他街上去？有人跟著沒有？」王氏道：「你也專聽你姐夫的話。他臨走時，把孩子托於先生，先生跟的緊緊哩。」

春天還好，到夏天，小福兒臉每日黃黃的，肚裡也瀉了好幾天。

我叫他不去學裡罷，後來才慢慢的壯實。那隆吉兒，我也只疑影是學裡坐的病起來了？」春宇道：「隆吉是他脫衣裳冒了風，不乾學裡事。我姐夫說的是正經話，小學生到底在家裡好。」

可說，婁先生中了，要上京，我姐夫不在家，明年讀書該怎的？

離新年只十二天，姐姐有主意不曾？」王氏道：「你姐夫不知怎的知道婁先生中了，十月間，京裡捎下一封書，叫問孔親家那裡要來年先生。王中得不的一聲兒，就往孔親家那裡跑了兩三回。你說你姐夫有道理沒道理？孔親家現在孝服之中，如何亂出門與你說先生？況且丈人給沒過門的女婿請先生，好哩不好哩，人家怎好深管？王中跑了兩回，孔親家說，程相公可以請的。程相公偏又執意不教書。孔親家說，還慢慢與他商量。」

這程相公貪酒，我是知道的，就是請來，也難伺候。」王春宇道：「我心裡倒有一位先生。」王氏道：「是誰？」春宇道：

「可是咱街頭三官廟那個侯先生，過年沒學哩。我也不知他是那縣人，他是咱對門開面房劉旺的什麼瓜葛親戚，那人甚是和氣，時常到咱舖子裡坐坐，我有那冷字眼上不來的賬，他行常替上一兩行，這字眼也只怕算很深的。他光兩口兒，只叫供糧米油鹽，不用管飯。」王氏道：「不管飯就好，省的伺候。就請下他。」春宇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俺姐夫與婁先生，他們那個講讀書的事，我一毫不在行，只像他們有些深遠。這侯先生我認真他沒有婁先生深遠。咱姐妹們權且計議攔住，我再蹤跡蹤跡，休要辦哩猛了，惹姐夫回來埋怨。」王氏道：「婁先生中了舉，你不說深遠些。」春宇道：「不是為他中了舉，便說深遠。只是那光景兒，我就估出來六七分。兄弟隔皮斷貨，是最有眼色的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姐夫不在家，凡事我就要作主哩，只是供糧飯的我請，管飯的我不請。」

話猶未完，端福抱了三四十根火箭，提著一籃子東西進來。

春宇道：「外甥那裡去了？籃子裡什麼東西？」端福把籃子擱下，向前作揖，說道：「是二十筒十丈菊。」春宇道：「多少錢一筒？」端福道：「二十五個錢一筒。」春宇道：「你上當了。你隆吉哥要花，我與他四十個錢，就買三筒。」王氏道：「閻相公開發了錢不曾？」端福道：「閻相公說，等王中到了，才上賬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他舅呀，你不知俺的家，通是王中當著哩！」說著便上樓取了五百錢，遞於端福道：「你自己開銷，也不用賬房裡登賬。」春宇道：「王中是你家家生子，那人卻極正經。」王氏道：「正經原正經，只是好扭別人的竅。那個拗性子最恨人。像如今新年新節，家家放炮，孩子放筒花兒，他也未必就順順溜溜到賬房裡開發這五百錢。」

春宇說完話要回去，王氏留吃午飯，春宇道：「年近了，行裡忙的了不成，不是聽說外甥進了學，連這一刻空兒也沒有。」

回去罷。」王氏見留不住，說：「請先生的話，可就是一言為定。」春宇道：「要等孔宅信兒，我不過是偶然提起，其實我隔著行哩。且慢慢的，離燈節還有一月哩。我走了罷。」說著已出樓門，王氏同端福兒送至後門，蔡湘解開驢子。王氏道：

「到家就說我問候他姪子，明年才得見哩。」春宇道：「我說知就是。」騎上驢子，出衙門去了。

回到家中，曹氏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？南頂祖師社裡來請了你三四回，遍地尋不著你。」春宇道：「咱姐問候你哩。街上都謔著外甥進了學，我緊著上西街去道喜。見了姐姐，才知道沒這事。又說了半天來年請先生的話，才回來。」曹氏道：「婁先生走了，來年請誰？隆吉去不去？」春宇道：「親戚家纏攪了二三年，沒弄出話差，就算極好。我心裡不想叫再去了。」曹氏道：「孩子又讀了書，又省了錢，如何不去？他姑若不是財主，不是明白人，我就極早不叫去了。既說到來年請先生的話，沒聽說是想請誰哩？」春宇笑道：「我閒提了一句侯先生，他姑就極願意。」曹氏道：「咱姐主意就不錯。他對我說過，管飯的難答應，只請供糧飯的。這茶飯早早晚晚，最難伺候。若請侯先生，就省事了，怪不道咱姐極願意。」春宇道：「但只是咱不在那讀書的行，不敢深管。」曹氏道：「你既不管，這侯先生是誰提起來？」春宇道：「算我多嘴。」原來這侯先生的女人，住的與曹氏後門不遠。熱天一處兒說話，早與開銀錢鋪的儲對樓新娶的老婆雲氏，在本街南頭地藏庵尼姑法圓香堂觀音像前，三人拜成乾姊妹。所以一說譚宅請侯先生，曹氏早已十二分滿意。春宇那裡知道，他與侯先生早已是干連襟呢。

且說臘盡春來，到了正月初四日。王春宇與那同社的人，燒了發腳紙錢，頭頂著日值功曹的符帖，臂係著「朝山進香」

的香袋，打著藍旗，敲著大鑼，喊了三聲「無量壽佛」，黑鴉鴉二三十人，上武當山朝頂去了。撇下曹氏，到初十備下席面，叫隆吉頭一日對說，請了蕭牆街姐姐，侯先生家師娘董氏，銀錢鋪儲家雲氏，地藏庵尼姑法圓。那日，各堂客及早到了，隨後王氏也坐車來到。席面中間呼姐姐，喚妹妹，稱山主，叫師傅，好生親熱。這曹氏有意作合姐姐家請侯先生坐館，早提起他舅年前的話，董氏早黏住王氏，極其親熱依戀，法圓、雲氏，你攬掇，我慫慫，一會停當了。法圓便拿過新頒大統書，說：

「我爽利為菩薩看一個移徙、上學的好日子。」恰好二十日就是「宜上官，冠帶，會親友，入學，上樑，安碓碾」的吉日，十九日便是「宜移徙」的好日子。王氏道：「師傅也識字？」雲氏接道：「庵里門事，也頂一大家主戶，他不識字，也頂不住。」法圓向王氏道：「菩薩，我行常在宅上走。」王氏道：「我怎沒有見你？」法圓道：「我一年兩次到宅上。五月端陽送艾虎，臘月送花門兒。老山主見了才是喜歡哩，不等坐下，就拿出一百錢，說：『你的事忙，休誤了別家。』我也事忙，就沒有到後邊看看菩薩。」王氏道：「師傅再去俺家，從後衙進後門去，不用走前門。」法圓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等董菩薩遷過去，我一總兒去罷。」席畢，大家分別，曹氏又與王氏訂了十九日趕車來接的話。」

卻說王中見新正已過，小主人日日在門前耍核桃，放花炮，弄燈籠，晚上一定放火箭。況且省城是都會之地，正月乃熱鬧之節，處處有戲，天天有扮故事的。小主人東瞧西望，王中十分著急，日日向孔宅求這請先生的話。孔耘軒打算，惟有程嵩淑學問博洽，經史淹貫；雖說好酒，卻是他天資超逸，目中無人，借此以澆塊壘，以混俗目的意思。幾番商量，卻有三分吐口之意。耘軒與王中說：「程爺有幾分肯依，過一二日來討回音。」

那料王氏到了十七日，著新僱的小孩子雙慶兒，到賬房閻相公那裡，取一個請先生的帖，差王中送到曲米街侯先生家。

這王中如夢裡一般，不知來由。到堂樓前一問，王氏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方知道初十日早已說明，是供給糧飯，後門一處小

閒宅子，是先生住的。這王中心中有三分疑——疑這侯先生未必盡好。卻也有七分喜，喜這小主人，指日便有收管約束。

只得遵主母之命而行。東街投帖時，路過文昌巷，回復了孔耘軒。單等十九日搬取家口，二十日上學。

這是一個隔行的經紀提起，一個抖能的婆娘舉薦，尼姑擇取的日子，師娘便當了家子：這侯先生也就可知。

原來侯先生名冠玉，字中有，也忘了他是那縣人。也是一個秀才，也考過一兩次二等。論起八股，甚熟於「起、承、轉、合」之律；說起《五經》，極能舉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禮》《春秋》之名。因為在家下弄出什麼醜事，落了沒趣，又兼賭債催逼難支，不得已，引起董氏，逃走省城，投奔他的親戚，開面房的劉旺家。劉旺與他說了本街三官廟一個攢湊學兒，訓蒙二年。只因做生日，把一個小學生吃得酒醉了，只像醉死一般，東家婆上三官廟一鬧，弄的不像體統，把學散訖。劉旺史同王春宇從中說合，這東家說「他縱慣學生」，那東家說「他不守學規」。說合了兩三天，聊且一年終局，來年各尋投向。所以春宇前日在王氏面前，信口提出侯先生三個字，後來又不想深管。今日竟坐了碧草軒西席。

果然「新來和尚好撞鐘」，鎮日不出園門。將譚紹聞舊日所讀之書，苦於點明句讀，都叫丟卻；自己到書店購了兩部課幼時文，課誦起來。還對紹聞說道：「你若舊年早讀八股；去年場中有兩篇俗通文字，難說學院不進你。背了《五經》，到底不曾中用，你心中也就明白，時文有益，《五經》不緊要了。

即是婁先生，聽說他經史最熟，你看他中式那文章，也是一竿清晰筆，不惟用不著經史，也不敢貪寫經史。我前日偶見孔耘軒中副榜硃卷，倒也踏實，終不免填砌，所以不能前列也。總之，學生讀書，只要得功名；不利於功名，不如不讀。若說求經史，摹大家，更是誣人。你想古今以文學傳世者，有幾個童生？不是閣部，便是詞林，他如不是大發達，即是他那文章，必不能傳。況且他們的文字俱是白描淡寫，直與經史無乾。何苦以有用之精力，用到不利於功名之地乎？你只把我新購這兩部時文，千遍熟讀，學套，不愁不得功名。我看你這面容，功名總在你祖、父上，只是眉薄，未免孤身。魚尾宮微低，妻亦宜硬配。人中卻最飽滿，將來子女還要貴顯。」又問紹聞道：「你記得你的生年、月、日、時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我屬鼠哩，五月端午生，不知是啥時辰。」侯中有想了一想，唧噥道：

「鼠是子，五月是午，子午俱是桃花煞入命，原主淫訛，在文人亦主才華，但不知時辰不作準。你下學時，可問你母親，說明白，好查干支。這命運是最當家的。」又問紹聞道：「你住這宅子，宮星配偶，是經先生們看過的？」紹聞道：「不知。」中有把頭微搖了一搖。又說道：「陽宅是養命之源，陰宅乃定命之根。宅子還不甚關緊，你的祖塋在何處哩？」紹聞道：

「在城外六七里。」中有道：「待晴暖日，我去看一看。他們那些風水家，都是雲客，不通文意的人，卜則窺《雪心賦》、劉伯溫《披肝露膽經》，他們如何能讀成句？二十四山山向水法，誰能分的清楚！」

這端福下學時，把這話學說一遍。王氏喜不自勝。飯後叫王中把二門外廈房安置酒盤，叫紹聞到學中請先生看八字，到後廈坐。

紹聞依言。不一時，中有隨紹聞到二門外。紹聞駐足，讓先生進廈。中有指二門內房屋，問：「共有幾間？」紹聞未及回答，只見趙大兒搬著漆椅，依稀欲出。中有見有女人來，遂進門去，說道：「宅子如此寬綽。」王中酌酒，紹聞把盞。未及三爵，王氏自二門內出，趙大兒負椅子，放在窗外。中有飲酒中間，亦覺窗外有人動止，料是主人翁內主也。紹聞說：「酒似不暖。」中有道：「不吃了。」問了紹聞的生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中有掀開三寸寬，四寸長，小黃皮《百中經》披閱。說道：

「初七日才芒種，尚屬四月生人。這便無子午相衝；衝則主破傷。我前此看你的面相團聚，料無破損八字，今竟果然。這是天地間內外向孚之理，斷斷不易的。」又查出日時干支，大聲道：「好！好！這才是人格會局的大八字，這是真正飛天祿馬格！」何為學堂，何為貴神，逐一細說一番。次看運行，說道：「你是順行運，去五月節兩天，收作一歲運，一歲十一歲，十二歲運就極好。明歲，後歲，流年更好，一定是游泮的。你十六歲，科分更好。總是這個八字，得這運行，即不聯捷，總不出二十二歲，必中進士。後運且俱係佳境。你既從我讀書，我豈奉承你？看來這是一二品之命，妻、財、子、祿俱旺，更喜父母俱是高壽。」

這一席話兒，說的端福也不認的自己了，居然是左相甘羅，國初解縉。這王氏心滿意足，喜的欲狂，忍不住在窗外說道：

「先生極高明。命雖是好，還要煩先生指教。」中有便立起身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紹聞道：「我娘。」中有道：「老嫂在此，不知道，我還不曾見禮。」王氏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學生費先生氣力。」中有便坐下道：「令郎這命，將來老嫂夫人要享一品誥命哩。」王氏道：「先生肯用心教訓，先生也是享名有福哩。」便叫王中再烘酒去，自己與趙大兒往後去訖。王中又與先生酌酒，中有道：「王中，你的地閣極方圓，日後大有出息。待紹聞居官發財時，可叫為你捐個小官兒做。」王中半聲兒也不應。飲酒閒談，至將下晚學時，方回碧草軒上去。王中以目送之，真咄咄怪事也！這正是：

去歲廟前顏色舊，今年軒上子平新。

侈談雲雨池中物，恐是邯鄲夢裡人。

這王氏自此深服侯先生，幾恨相見之晚。向紹聞道：「你爹在京有書來，與你丈人要先生。我與你舅請這侯先生，就是你爹回來時，也是喜歡的。」次後看墳宅，說陰陽，王氏病風喪心，敢於胡鬧；侯子曲意先迎，兼能悅容。一宗宗打入王氏心窩裡，信真這個學問，上通天文，下察地理；這樣先生，天上少有，地下難尋。這紹聞也覺婁先生嚴明，不能少縱，不如這先生鬆活。所以根本既固，外物不能搖奪，侯冠玉在碧草軒上，得終三年淹也。不然為子擇師，極重大事，孝移易贊時，豈無顧命；婁孔諸人，皆是父執，豈甘聽紹聞之自為哉！這是後話且休說。

卻說侯冠玉起初一月光景，還日日在學。後來隆吉兒因爹燒香不在家，只得在舖子裡寫賬。及春宇回來時，伙計們俱誇隆吉兒精明，上賬明白，情願一年除十二兩勞金。春宇是生意人性情，也覺著遠水不解近渴，也就沒叫上學。這福兒一絲不線，單木不林，也覺讀的慢懈。侯冠玉漸漸街上走動，初在各舖子前櫃邊說閒話兒；漸漸的廟院看戲，指談某旦角年輕，某旦角風流；後來酒舖內也有酒債，賭博場中也有賭欠；不與東家說媒，便為西家卜地。軒上竟空設一座，以待先生。這個緣故是怎的？原來人於書上若無心得，坐在案頭，這個「悶」字便來打攪；胸中若無真趣，聽見俗事，這個「樂」字早已相關。

也無怪侯冠玉如此。只是端福落得快活，今日從先生趕會，明日從先生玩景。不然，便在家中百方耍戲。這王氏卻也落得心寬，省的怕兒子讀出病來。惟有王中心中，暗自著急，卻也無法可生。這正是：

一支迅船放水濱，忽然逗留滯通津；

櫓遲繚緩因何故？換卻從前掌舵人。